



尚書章笱

太甲上

太甲三篇紀悔過之始終，嗣德之初道在謹始，故顧諟不顯，皆言起手工夫。悔過之後，道貴圖終，故懋敬無怠，皆言不息工夫。總從朕哉，自毫檢身，若不及以，至有萬邦發脉下。

首三節，伊尹因太甲不順而作書，以望其法烈祖之德。主惟庸四節，因太甲不聽而口陳，以望其法烈祖之德。王未

後學

東海潘士遴輯著
古澆張孫振鑒定

長樂縣
振錄西

潘士遴

張孫振

克變三節以空言無用而以居桐訓之卒致允德通章以不惠罔念未變作截段段尹與先王並舉不惠是全與尹咈罔念聞尚猶以規為瑱至未克變則悔機已動見伊尹之訓以漸而入太甲之習氣亦以漸而輕

惟嗣王不惠于阿衡○伊尹作書曰先王顧諟天之明命以承上下神祇社稷宗廟罔不祇肅天監厥德用集大命撫綏萬方惟尹躬克左右厥辟宅師肆嗣王丕承基緒○惟尹躬先見于西邑夏自周有終相亦惟終其後嗣王罔克有終相亦罔終嗣王戒哉祇爾厥辟辟不辟忝厥祖尹作伊訓之後又作四命祖后易曰童蒙之吉順以聽也

曰阿衡見得托孤重寄天下倚平嗣王不容不惠不惠須就上篇嗣德等意而推廣之不順阿衡必有昵比羣小之事故下有狎于弗順之說此先經起義

按說文阿大陵也又曲阜也曲阜有阿義故王介甫解阿衡云保其君如阿平其國如衡考工記阿重屋又王門宮阿注阿棟也阿衡之義當取此蓋深宮有保漢書丙吉有阿保功正同此風俗通謂伊尹之後為阿氏則阿衡為伊尹之號非商時官名也說命曰昔先正保衡君奭曰在太甲時則有若保衡阿取保無疑又阿美也詩熙桑有阿是也太阿利劒名繼阿古善御者湯阿古善歌者皆取善

尹訓王凡兩作書此書在不惠之後恐王于已非忽則恃故推先王之以德得天下而插左右厥辟宅師一語以儆其忽下援相之儻乎君以破其恃兩提尹說躬字宜帶下

讀是身親之意。言已躬克之而又躬見之也。以見王不可不惠已。須知此二節以勉其法祖。戒其忝祖。爲大主意。而傲其忽尹。破其恃尹。則其中寓意也。○前尹旣陳先王。又說上帝。說先王當嗣在謹。初又說上帝可畏在謹。微太甲不明于德。不無卒難下手。故尹一語吸之曰。先王顧諟天之明命。將先王天命。合說。蓋以能顧諟則不言謹。初自初終具備。能顧諟則不言慎。小自小大兼該。卽敬天卽法祖。顧諟明命。是湯明德修身事。以承三句。是湯出政臨民事。上下神祇社稷宗廟。皆明命之著見。其罔不祇肅。則顧諟之實用力處。總之敬德而已。故下文遂云天監厥德。曰顧

曰。監見天人之交。其近如此。用集二句。一直說撫而綏之。各安其生。適其性。則顧諟之德。合萬方矣。言先王之辟以此。惟尹緊承說宅師承撫綏來。丕承者望其承德也。深惟所自。惻然凜凜。○顧諟至祇肅。總一敬字。與下文祇厥辟相照。回視曰顧。一息不在。卽照顧不到矣。人心中不論有事無事。常有一段昭靈。不可磨滅者。這便是天之勅命。一般心之精神。常聚于目。故念念相依。而此理常若有見。四顧皆是。如參前倚衡一般。視不以目也。明命卽吾心靈明之不可昧。先王何不竟反靈明。而必顧天明命。蓋吾心卽天求之心。則空空無可捉摸。故顧諟天命。不着色相。不落

空寂明命卽是本覺有覺便真而獨觀賦昇之原是先王動存息養之念所謂往來瞻承于其間者也若以此心顧明命則心命便二物了以承至祗肅頂顧諟來惟祀可以卜君心之敬息故特重之顧諟便與神明相流通以此心而承上下神祗社稷宗廟常常收斂常常清明凜儼若之思視聽言動必以禮所爲祗肅也只是顧諟于無間不是推此心承之亦不是祀神時承之也然事神又自是事神之敬不可只作一事看但不可以明德恤祀分看耳程子論敬曰聰明睿知皆由此出以此事天饗帝此實至理如云以此上而承事天神下而承事地祗外而社稷內而宗

廟如冬夏之郊春秋之祈報四時之禴祀烝嘗無不致其敬肅也鬼神無之非是而上天下地左祖右社舉大祀以例其餘耳蓋明命之外雖別無天地百神而顧諟之心若又有祗肅奉承之道岐之則不顯中滯迹合之則至敬中法象德以敬而聚此正湯德之盛也下德字卽指此言湯惟顧天之明命而承祀鬼神無不肅故天眷求明主之時監視先王之德足以代夏乃以非常的大命集于其身使爲生民主而撫安萬方之衆然非一人所自致也惟尹躬戡定禍亂旣效勞于集命之初定立經制又宣力于撫綏之後克左右厥辟以居民衆民生安而後國脉永故嗣王

得以大承乎基緒耳。用集二句，承天監說來，在心而常不昧，則曰明命。在天下而莫與並，則曰大命。以其本具之理而我反照之，則曰顧。以其合天之德而天觀察之，則曰監。集者來而至也。撫綏與宅師相照。雖是撫綏萬方，指有天下言。宅師指安天下言。有而安之，須申說。撫綏萬方，猶云萬方爲其撫綏，不是用功去綏之。要認清。幽則有上下神祇社稷宗廟，明則有萬方。湯顧諟天命，而至于神祇社稷宗廟，罔不欽承。此敬天之至。故天監湯之德，用集大命而使之撫安萬方。此眷湯之至。正跌出。惟尹躬上去，左右宅師一直意。言左右其君以居民衆，使萬方民悉躋充殖，須

兼集命時，并撫綏時事。言宅者何，除虐布寬之後處之，各得其所也。宅師卽是撫綏萬方。此句只重克左右三字。左右厥辟宅師之事，不必帶明德說。丕承基緒，臨已定之萬方，統已安之民衆也。肆字緊承說。雖總承先王與尹來，抑揚歸重尹上。基是后嗣有所藉，緒是后嗣有所續也。惻然必顧湯之所顧，監湯之所監，而後能宅湯之所宅。承緒爲小，承德爲大。要須觀體承當。尹言顧可忽乎哉。尹知王之不惠，非恃我則忽我。故此二句見尹于商家之勛，亦與有力焉。而不可易視之也。

緊承上惟尹躬克左右云云來，見已雖不可忽，實不可恃。

先見四句一直下歸重下二句故緊接嗣王戒哉夏嗣王之相必非良相未有良相肯佐暴君者尹因太甲狎于弗順故言此俗謂君累其相失之矣不辟便忝厥祖不必敗云也緊打着祗爾厥辟。○言湯必及夏鑒在夏王也由後視前故曰先見見夏之先德如此三句一聯勿首句斷周者周備無缺之謂猶云得全全昌也國語忠信爲周忠信還高自周一層謂忠信足以自周也自有不由人意見不賴相臣之輔而能自周也周者周匝無一處滲事皆寔心行皆寔踐不始勤終怠不外修內荒不心昵佞人貌敬正士持操一而有常上所謂常目顧諟罔不祗肅而咸正罔

缺卽周也亦左傳以周事子之周言有終也有終二字正足明自周有終正自周處就君心言照後克終謹終看把終字着力若止作保祚說淺矣君有終則臣得致左右之功惟字有力此廼代終之終就與國同休上說其後後字緊緊接上總重罔終上特舉桀以戒嗣王耳罔克補出不周字如嬌詐誣罔是桀不過一念不慮所終耳然欲圖終而無及可不及其初而戒哉太甲謂有尹可以成終其寔君有終而相亦有終君罔終而相亦罔終祗字根戒字來卽顧諟祗肅之祗祗辟指自周言謂之爾者見非尹所能預不辟猶言不盡君道辟不辟應後嗣王祖應西邑夏忝

祖內正含相罔終意。不是祖與相對待成文。此節重終字。對上節成湯已開其始。太甲不可不成其終。○此倣以前代之事。又見已之不足恃也。夫自古危亡之國。未始無忠信之臣。不聽用則不得不至于俱亡。君不君而云相可恃者。未之有也。夏事則云躬先見之矣。其為先君也。以實心行實政。于凡克勤克儉。有典有則之家法。皆能敦固謹密。守而不遺。則得以終其天命。而當時為之相者。亦得席君之慶。以終矣。其後嗣王以矯誣暴忽。而夏祚不能有終。則為之相者。亦怵心喪亡。之不暇。不能有終。夫相之終否。係于君如此。嗣王其以無終為戒哉。當敬爾為君之道。以周

自終。而流慶于吾相可也。若為君不能忠信。以盡君道德。不副其位。亦必以不終辱厥祖矣。我為相者。亦何賴以終乎。然則臣亦不可專恃。

四井為邑。在國都之中。義和厥邑。夏西邑。商天邑。周大邑。新邑。上下通稱。郡縣置而邑專屬下矣。

王惟庸罔念聞。○伊尹乃言曰。先王昧爽不顯坐以待旦。旁求俊彥。啓迪後人。無越厥命。以自覆。○慎乃儉德。惟懷永圖。○若虞機張。徃省括于度。則釋欽厥止。率乃祖攸行。惟朕以懌。萬世有辭。

依蔡傳在庸字絕句。尹之書言先德。言夏事。非常之言。太甲惟視若尋常。庸常尹言也。罔念聞者。心無所念耳。無所

聞也。念聞。周念則聞而不聞矣。爲下口陳張本。前欲王
祇身既不克念。此欲王祇辟。又周念聞。周念作狂。幾甚可
畏。故直書王惟庸。屢振出王字。

乃言亦前書中之意。而又反覆曉告。言先王修德之勤。一
種心法已足垂後。又廣借人以傳這段貽謀苦心。那得不
少念。先王顧諟。明命通晝夜而知。無晝非旦。無旦非夜。亦
無夜無旦。晝如此。則太甲又將何處下手。太甲敗度敗禮。
旦晝。特二。卽其罔念。而幾希之性。幾不存矣。故尹于此乘
其旦氣。判與聖狂。從中急提先王昧爽。丕顯與作把鼻。令
渠鷄鳴做起。此尤啓迪之微機。坐以待旦。卽此是行。卽此

是顧諟工夫。若說待旦行之。又空隙矣。湯卽以身爲子孫
法。又以賢爲子孫輔。本足保全後人。不使顛覆。若越厥命
是太甲自覆。非先王也。言甚感發。厥字自字亦相照。○王
罔念聞。亦謂先王徃耳。詎知先王一片苦心。固無日不提
醒吾王也。王于夢寐間。亦思先王此時作何景象。先王昧
爽二句。一意申說。總是大明其德。不可分修德行政。丕顯
待旦。皆就昧爽一時言。只形容他一個勤。見其顧諟明命
爲善工夫。無暫止息。昧未辯色也。爽夜氣清也。湯豈有特
亡時而待旦。始洗濯。聖心昭明。無時不惕。于昧爽之時
凝神滌慮。虛明之體自然顯露。謂之丕顯。萬念并歸。所謂

全體昭昭在目。無一毫遮蔽也。丕顯卽明命之本體。工夫卽在本體之內。故直言丕顯。乘此夜氣清明之際。卽披衣起坐以待旦。丕顯時心體洞然。自有一種恂慄英毅。不得安枕意思。此極狀丕顯神境。在心機上說。丕顯亦無甚工夫。當未與政接時。內自覺照明而愈明。故曰丕顯坐以待旦。卽是不顯精神不放倒耳。非別有所行也。只是行。此丕顯工夫。雖終日酬酢萬幾迭至。而我之所涵養。只此而已矣。本文無行字。只在丕顯上狀其不遑寧處足矣。若以坐待旦爲急于行。則是未然而先著物。便非聖人順應之學。求賢亦看得自家善未至而求其助。若湯之心。豈謂我德

已至而慮及後人哉。求賢輔後。亦是無時不明處。丕顯待旦。直貫啓迪。四方曰旁。蓋正止一路。旁則無方。啓迪只在訓誨上說。不必分啓屬知。迪屬行。啓迪非僅從後人爲開導。其丕顯待旦之精神。貫徹于俊彥者。直欲賴俊彥以貫徹後人。是一惺畢惺之靈明也。由昧爽而平旦。以及後人孰非新德之時。孰非日新之功。命照丕顯說。卽天之明命。旦夕顧諟則顯。少有昏縱卽越。先王所以得天而後人越之。覆亡之道也。命字蔡傳無解。論工夫當指明命。對自覆看。又當指大命。時說指求賢啓後之命。謂輕賢拒諫不勉于善。則是顛越其命矣。參之。

宋羽皇曰向晦宴息理之正也乃佛家最患睡魔難遣何歟人當寐時諸經之血皆歸于心其陽明一點擁護于羣陰中昏嘿不動故多睡者氣必昏而人必愚昧爽不顯之意本此蓋寂時亦惺聖人之心不爲血氣所昏夜旦所乘也若常人不然旦晝浩亡機反在夜之息矣此藥太甲受病之處正無越命自覆事永圖卽謀所不覆其命者所謂有終者也然謹約則永不謹則不永故須慎汝儉約之德而惟懷此永圖蓋侈則心大而爲謀者疎儉則心小而爲慮者遠儉曰德自其收斂之根于心者言之欲縱之源皆起于心待其發之于外則欲謹之而不可得

矣故須自其根于心者而謹之謂之惟懷者更無別事也○人情惡拘檢譚儉于繼體之主尤難故下個慎字永圖者儉德中滋味懷永圖指點他慎儉德的門路蓋儉于身心爲收斂于舉動爲節制卽先王丕顯待旦纔是個不开放的一脉儉則由吾身以及天下自有無窮受用所謂永圖人君但當深懷而長計之不以奢侈供一時耳目之快而惟以樽節建萬世不拔之圖可也不懷永則其所謂儉者乃一時纖嗇之私豈得謂慎德貼乃說尤警省上言王嗣厥德若令取必于湯此却不說厥德說乃德直令取必于已德雖多莫先于儉儉非但節用正對敗度敗禮說太

甲忽儉德而不知慎。故欲敗度。縱敗禮而不能自邁。不知意廣欲多。止目前之快。而儉于動。儉于用。凡事知所收。歛而不敢肆者。身之利。而天下萬世之福也。慎儉德。卽所以懷永圖。工夫通在慎字上。永圖就在儉德中。小註陳雅言之說非本意。

此告以慎儉德之工夫。若字緊承慎。乃儉德二句來。是形容慎德模樣。非譬喻也。歛厥止二句。正發若字意。厥止攸行。卽度也。欽之率之。卽省括于度。則釋也。言欲慎終當慎始。發萬事莫不有度。故王之慎德。須先省度。度者離四方而處中央之地。省者從毫釐而決千里之關。于迅不及留。

之時。諦觀其正鵠。何在而出自中程矣。括矢之尾。未含弦處。度者高下之准。則度在括上見。要知機發括而括舍度。矢發之中否。全于括處討個分曉。故曰往省括于度。則釋中處在合度。所以中在審機。則釋合中意。引射特提省字。舜之安止。尚省其事之安。欲欽止而不深省。如何得止的着落。人主一發念。則宗社生靈休戚因之。此心學工夫。着不得氣力。故曰欽。得照下率祖句看來。止是王心歸宿處。未發之度也。祖攸行則發。而中度矣。曰攸行。便知所行處。都是箇心。蓋止是吾心義禮之則。合內外動靜而常不遷者。厥止在心。本天然自有之度。發之無不中節。但昏昧放。

逸止所以或失耳。惟欽則明。自知其所止。欽則一能止其所止。止以理言。止在于心。而所以止其止者。欽也。故必常存省此心之天理。使靜則湛然。動則順應。此心收斂一分。則主宰凝定一分。卽慎儉德意。此立本之道。然太甲上信不得事心工夫。故告以烈祖之所行。莫非義禮之法。得其所止之標準也。王惟率之而不違。則事事有依據之實。此致用之道。體之可以密內。斂之法。止有不遷之義。行有不滯之精。一止一行。便如虞人省括于度而發也。凡德有機。必有止。先王慎德而不顯待。且顧諟明命。是何等發機。何等合度。何等欽止。故纔說欽止。緊接以率祖攸行。見德。

爲乃德行。則湯行。湯者其度也。乃者其機也。率祖攸行。正欽厥止。一直下。不對。欽而率。俱省度工夫。否則發皆妄發。未有能慎德懷永者。不省則儉。或意見之私。慎或緣飾之迹。安得可久。弘射特重省字。節節提起先王。而以尹躬結之。見得我受先王重託。常以不能惟終爲懼。如此則越命自覆可免。朕心深爲慰悅。而萬世之下。誦慎德懷永者。必以王爲首稱。不永有辭耶。王可輕發而不省耶。不孤啓迪之心。故懌說到萬世。正所謂永圖也。須照無越命意。

疏云括爲矢末。以鏃爲首。故括爲末。○釋名云矢末爲括。括會也。言與弦會也。括旁曰又。形似又也。考工記矢

人爲矢夾其陰陽以設其比夾其比以設其羽鄭司農云此謂括也○禮書云弓矢之括居彙兩旁弩矢之括居彙上下

王未克變○伊尹曰茲乃不義習與性成子弗狎于弗順營于桐宮密邇先王其訓無俾世迷○王徂桐宮居憂克終允德
叙尹不得已行權之由不曰不克變由未克變史臣先經起意宜照下克終允德看見終克變之辭王于尹言不能無動但體性輕脫與物推遷雖有心向善而爲之不固未能變其舊習耳從而不改故有不言之教

一節通作伊尹因王未變而私告羣臣之辭非對太甲言茲字指欲縱言茲乃不義習與性成八字宜作一句讀若曰此太甲所爲乃其不義之習與性成者耳尹不言性與習成曰習與性成可見太甲不義全憑習爲主性特隨順而成之耳卽性之妙成習之流因習之流障性之故必去其習而性可還予弗可使其狎習于不順義理之人乃乘居憂之中就先王陵墓所在建宮居王臨之在上奚啻師保之承質之在旁無煩左右之誨一密邇先王而其訓具在矣其訓二字爲句言卽此是其訓誨處不必作書與言也其訓只承密邇先王朝夕報本與哀說而遠弗順意自

在其中。居憂蓋宅憂之禮。但倚廬與營柩異耳。祖柩以後別無所訓。所謂訓者。即訓其無俾世迷者耳。王往桐宮居憂。心虛則善易入。而况比匪無人。所以能終允德。習浮而德則實。能終實有其德于身。則習化而歸性。果能慎。乃儉德矣。居憂內人上。遠弗順。邇先王意。與密邇句。一般人情哀則善心生。祖柩則朝夕哀思。與先王未散之精神相為往來。此所以能終允德也。終對始言克終允德。非一時全存。槩其究竟言之。以結桐宮案。克終句。允德又句。妙在若居憂。若不居憂。又不知聖人何所作用。克終允德俱尹口中語。故史括為文。以承上起下。

卷十
四終

尚書葦籥

太甲中

此節作三段看。首節紀終喪復位。作書一節。尹慶王克終。王拜首五節。尹答王圖終脫不得法。祖意。

惟三祀十有二月朔伊尹以冕服奉嗣王歸于亳。○作書

曰民非后罔克胥匡。以生后非民罔以辟四方。皇天眷佑

有商。俾嗣王克終厥德。實萬世無疆之休。○太甲終

奉歸重終喪。上使太甲未允德。亦不容不歸也。但太甲終

後學

東海潘士遴輯著
古澆張孫振鑒定

喪之日正幸而克終厥德故成其為君尹得即奉之以歸耳居憂是常禮但古于中門外居桐則行權耳太甲喪湯非喪仲壬以踰年改元計之至二祀則免喪矣迨三祀首朔而後迎歸重更始也日以冕服見前時之從凶服也尹之營桐意在不德名在居憂以居憂而去以終喪而歸皆屬有名故太甲不見為專天下見為其放

正義曰周制君薨之年屬前君明年始為新君之元年此殷法君薨之年而新君即位即以其年為新君之元年惟三祀者太甲即位之三年也湯以元年十一月崩至此年十一月為再暮除喪服也至十二月服闋闋息也如喪服息即吉服舉事貴初始故于十二月朔以冕服奉嗣王歸于亳冕是在首之服冠內之別名冠是首服之大名故傳以冕為冠案王制云殷人皐而祭大雅云常服黼皐皐是殷之祭冠今云冕者蓋冕為通名王

制又云有虞氏皇而祭夏后氏收而祭殷人皐而祭周人冕而祭並是當代別名殷禮不知天子幾冕周禮天子六冕大裘之冕祭天尚質弁師惟掌五冕備物盡文惟衮冕耳此以冕服蓋以衮冕之服也顧氏云祥禫之制前儒不同案士虞禮云期而小祥又期而大祥中月而禫王肅云祥月之內又禫祭服彌寬而變彌數也禮記檀弓云祥而縞是月禫徙月樂王肅云是祥之月而禫禫之明月可以樂矣案此孔傳云二十六月服闋則與王肅同鄭玄以中月為間一月云祥後更有一月而禫則三年之喪凡二十七月與孔為異

尹作書頗顛賀表傳云喜懼謂且驚且喜民非后四句意本慶幸君民相得口且泛言君民相須以起下重下段君上大意云民非后則渙散無統不能相正以生政以正之乃所以生全之故上有明君天下無亂生民之至願也君非民則孤立無助無以君四方故人心不可失一失不可

復收君民相保有治無亂此老臣至情也向玉不明于德民幾于無君而君亦幾于失民矣幸而皇天眷佑有商俾嗣王克終厥德君有德足以匡民而民不至無君君不至失民豈一時之休哉實萬世可得民爲君而爲無疆之休矣喜之極故歸功于天眷佑商有不忘湯德意所謂陰誘其衷也俾字重不能其始而能其終故曰克終厥德然此處只就目前終字闡發勿以始字翻剔恐侵下弗克厥初語萬世無疆之休正緊承君民相須意說休指保守基業卽永保民意不必說到可爲萬世處仁遷義之法言民言天以動太甲之聽懼意實深于喜萬世無疆找足克終意

一時悔艾易終身持守難深慮所終而以萬世期之非徒慶也實字着眼前以克終期玉尚屬虛願今則實受其休矣惟德斯爲真休惟終德卽是永休末句俱要在終德上想出毋徒作永緒說

王拜手稽首曰予小子不明于德自底不類欲敗度縱敗禮以速戾于厥躬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逭既往背師保之訓弗克于厥初尚賴匡救之德圖惟厥終

三篇止此一節是太甲悔過之言太甲求助伊尹重圖終上皆自咎之辭不明于德得罪之根惟不明故師保訓我一則曰顧諟再則曰丕顯全望我明德以類先玉不類者

不肖其祖緣多嗜欲則求其遂不知法度之當循而敗度樂放縱則任其所之不知禮節之當檢而敗禮六字合看是不類之實欲者淫樂與事之法度反傳興作勿泥縱者放逸與身之天理反亦非禮儀之禮欲縱一套事念初起爲欲多欲不已流而放縱度禮亦一節事禮之品節爲度度敗必并其大閑而蕩之矣敗卽爲戾速戾者速取危亡之禍也敗度敗禮以速戾厥躬是不能慎儉德懷永圖而惟越命自覆也正與背師保之訓相應天作孽四句泛論重自上以發自底速戾意孽妖孽天妖在數人妖在德轉災爲祥理猶有之自作自受禍無日矣天作孽二句是興

起字作孽意天豈有作孽之理惟無作孽故或意其猶可違至人自作之孽則必反身修德而後可回是亦可回而不可逃也故致決之之辭下急補予自底不類欲無速戾得乎意自不類自作孽連以自言見總由弗聽師保之訓以至此師保之訓如作書如口陳皆是背如罔念聞未克變皆是克于厥初猶能始之謂克字下勿添謹字反不矜隴弗克初是不能君道于始圖厥終是欲盡君道于後匡救之德就尹進言說不曰匡救之言匡救之事而曰德者深知其言其事皆仰承先王盛心克承已德美意也上尹致期故曰克終此王求助故曰圖終上文有有商字則終

字是對先王而言。這德指太甲之德。太甲自言賴匡救之德。圖惟厥終。這德指尹之德。上文有初字。則終字當對初而言。不敢自必。而以德歸尹之匡救。不言克終而言圖終。惟字要看弗克厥初。則今所當圖。惟有終之一着。此言極為喫緊。須知欲敗度等語。其義精。其氣下。說不明。便思不顯。說不類。便思率祖。說匡救。便思從諫。時若立愛立敬。即在此。○初終所指不同。太甲以三祀之前為始。故以歸亳之後為終。若尹答王。則又以悔過歸亳為始。以元良邦貞為終。若究實。則此弗克于厥初。與前罔不在初。皆即位之初。後終始慎厥與。終始惟一。皆歸亳之始。至慎終于始。與

始于家邦。又作事之始。

正義曰。洪範五行傳有妖孽青祥。漢書五行志說云。凡草物之類。謂之妖。妖猶妖胎。言尚微也。蟲豸之類。謂之孽。孽則牙孽矣。甚則異物生。謂之青。自外來。謂之祥。是孽為災。初生之名。故為災也。追逃也。釋言。文。樊光云。行相避逃也。謂之追。亦行不相逢也。

伊尹拜手稽首曰。修厥身。允德協于下。惟明后。○先王子惠困窮。民服厥命。罔有不悅。並其有邦。厥鄰乃曰。俟我后。後來無罰。○王懋乃德。視乃烈祖。無時豫怠。○奉先思孝。接下思恭。視遠惟明。聽德惟聰。朕承王之休。無斁。尹答圖終。多言慎始。故修身四節。皆慎始事。至下申誥。方及有終。然猶終始連舉。直至勉以常德。期以邦貞。而後王

之所圖惟者始遂當亦無時得歇手也合中下篇觀之分
明申誥與此拜手稽首皆一時語未可以篇爲斷○此下
皆答其圖終之意首以明后期之次以明后如先王者示
之次則欲其懋德以法先王末節則舉懋德之所從事者
要之慎修卽懋德之功懋德卽修身之實能修身則法先
王卽可以當夫明后矣功夫全在修身上王言不明于德
速戾于厥躬故尹拜手稽首期以修身明后此節泛論明
后之事未說到嗣王身上如云王果有志圖終試以明君
之事言之君身天下所取正也必修其身而終之于禮度
焉由是著實德于上自然和協愛戴歸往于天下若此者

惟明君能之王欲圖終舍是曷以哉昔日太甲不明人心
幾去今日悔過圖終天下仰望方新苟非慎厥身修實德
昭著何以慰天下臣民之望得遠邇愛戴之心故修厥身
至允德協于下乃爲修身之至下文子惠之心出于至誠
誠字卽允字協字卽下悅字修厥身三字着力允德緊根
修身協下仍本允德流水帶下無工夫修厥身卽遵禮度
而戒縱欲是德本在身修之身則有實德及于民協下則
人信之矣協于下乃允德自然之驗若未至此便是德叫
不得允而身叫不得修太甲懼獲戾于天伊尹告以協和
于下針鋒對處允協緊黏不允則不協協者君協民也民

協于君。又低一層。勿以下協倒講。德就臨民發用說。言修身。又言允德。亦有意對太甲悔過言。恐外雖無敗度敗禮。而內未必誠。不誠則必豫怠耳。明須照誠字看。惟明后者。言此惟明后能然。非昏昧者所可及也。不可謂能如此方為明后。○此示圖終之要。君之一身。原為上下通合之身。惟通合上下為修。則所謂不明于德。這便是個真明了。禮度初開。莫道此身遂已粹白。修然後知有不修。此句有工夫。能修身則德便允了。蓋允莫允于妄根盡滌。而怨艾猶虛。乃業已滌妄。畧無浮餘。則此身肫懇之處。便與下有呼吸共貫之神。凡若渙若萃之民。盡聯合于真純不散之脉。

此句直言自新新民以明其德。有全修使修。肩一膜便受一膜蔽隔。惟合上下為修。纔于德體翕聚源頭無不通徹。所稱明后。即惟此耳。惟字正照不明句看。修主克治說。從前積習非猛力刻削不能洗。從後造詣非畢力克治不能精。不徒滌其欲縱。必求底于純粹。真積力久。工夫既到。自內及外。無非實德之著。非一時悔過之空言也。行道有得。德便是實。不實不可為德。不曰下化德而曰德協下。從修身說。非誠能動物之謂。惟明后。照傳作已明之能事看。以其洞悉乎出身加民之理。而能然耳。迺指出修身源頭。悔悟方新。不患修之不力。患修之而闡于窳。虛用其力耳。惟

其知之至，是以行之盡。于情欲微暖中辨其真，于妄念離合間燭其解。因太甲言已不明于德，故教之明。修厥身十，一字共為一句，乃倒粧句法。如云惟明后修厥身，允德協于下也。

此言湯之允德協于下，正見其為明明后，全在子惠困窮上。舉困窮之民以見平民，有邦不可與本國對，于罔不悅中抽出後后一節，以足民悅意。湯事只舉協下以驗湯之修身允德，非重協下也。○子惠者如愛子之惠，看斯民就是吾子而痛腸以愛之也。惠有公平正大之體，不是恩惠父母于子，竭心誠求只是個允。惟惠為子惠，方見允德一。

誠貫徹，故民服從其命，無不出于誠心。忻悅服命，罔不悅。串看服非力服，便是心悅誠服。悅非悅湯，迺廣大自得。有陶陶無憂之趣。允德協下，子惠困窮句盡矣。民服等語，則協下之應，透重他國上，並其字厥字乃日字重看。語意一步進一步言。協下之廣，見得先王實德所感，不惟本國之民悅之也。即與湯相並而有邦厥鄰之民，咸有後后之望。湯子惠其民，當時暴君不見德而一于罰，故鄰國之民冀湯之來施，子惠而除苛罰也。鄰國之民赴愬其君，困窮無告可知。鄰國之民素不沾子惠之澤，服教令之施，何從知湯仁而后之。可見天下之民同此一德，而湯德有以協之。

矣。大意云所謂明后者莫如先王。先王之德無所不允。自其誠于愛民言之。困窮之民。子視之而加惠焉。則無不愛之。民可知矣。故本國之民服從其命令。無不出于心悅。如子愛其父母。至于並其有邦諸侯鄰國之民。非湯號令所能加。聞其子惠之風者。皆戴我先王以為君。乃曰待我君久矣。我君來必能除我暴虐。自今免于酷罰乎。允德協下如此。由先王懋德無時豫怠故也。

湯之子惠本于允德。故王之懋德須視之。懋德在允德前一層。惟懋乃所以允。正修厥身工夫。首句斷王欲為明后亦在懋乃初新之德。乃字指太甲言悔悟之初。此心易蔽。

故欲其勉。非懋昭大德之謂。湯子惠而遠近悅服。固有功烈之祖也。劈頭要提起烈祖來。言由允德協下者而想其日新又新。烈祖之于德。有懋勉而無豫怠矣。王當視乃烈祖。無時豫怠。若有豫怠。則與烈祖不相似而非所以懋德矣。一氣說下。人志必有所準的。然後勉。勉而可期。其至前。言慎乃德。率乃祖。此言懋乃德。視乃祖。見德為王德。祖亦王祖。自有自求取。則不遠。懋德比慎德加功尤密。蓋慎德是因欲縱而勉以慎。懋德是又因悔過知慎而勉以懋。烈祖懋德原不離顧諟不顯之精。昭昭在目。王之懋德亦時時視之為準的可耳。無豫怠在烈祖身上說。不必又添出。

日新來。豫怠說得細。從懋德中覺出。非請息願畫之謂。意氣過自激昂。則精神或有難赴。便爲淬勵中一項之淪。先王待且。正恐一有豫怠。將前功盡墮耳。要看時字。無時豫怠。句緊湊上。懋之無已也。豫怠正與懋反。德從身出。能懋德而修身。允協不待言矣。此意亦要緊找明白。王懋德承上懋德。視烈祖無時。豫怠來以王之時。論非奉先卽接下。不然則亦視形聽聲之時。無時非德所係。奉先而不善繼善述。非孝也。則懋思其孝。接下而非言聽計從。非恭也。則懋思其恭。斯奉先接下皆德矣。只說孝恭。此亦勉強而行。惟奉之接之。覲體承當。而思其何以仰承。何以晉接。有

不覺無窮。孝思無窮。恭敬出焉。而不可以成矩限者。從加行上思。非空空懸想也。惟與思有別。視欲徹遠。惟懋其真明。乃不爲邪色所蔽。而無遠不徹。聽欲辨德。惟懋其真聰。乃不爲淫聲所熒。而無德不收。則一視一聽皆德矣。奉接遠德。就是孝恭明聰處。要反求所以孝恭明聰者。何義不。但在奉先等時。正欲一點念頭時。時不放耳。王之懋德如此。則朕承王圖終之美意。當知無不言。尹言之。王行之。惟恐言之後也。何厭斁哉。必孝恭明聰無一不盡。而後可承。雖孝恭明聰無一不盡。而終不可斁。尹且無斁。王可斁乎。○此告以懋德所從事。孝恭明聰德也。兩思兩惟懋也。正

是無怠處。奉先接下視遠聽德八字俱不宜輕看。太甲顛覆典刑非孝也。不惠阿衡非恭也。不明于德由視蔽于近也。庸罔念聞由聽惑于壅也。故乘其圖終而指點之。按蔡傳意蓋云人情奉生則孝。奉先則忘矣。接上則恭。接下則慢矣。視近則明。視遠則昏矣。聽佞則聰。聽德則惑矣。故當有以思而矯之。惟字只做思字看。今欲如思字解。又不失惟字。貌須云王欲奉先而得夫敬承之道。在思所以致其孝。王欲接下而得夫禮遇之方。在思所以致其恭。王欲所視者萬里之遠。而不蔽于淺近。惟于人情物理真知灼見而不眩其明焉。王欲所聽者中正之德。而不惑于儉邪。惟

于議論謀猷聲入心通而不壅其聰焉。看來所視者遠曰明。然視遠不明則有照燭不及處。明是視四海之利害休戚。視欲其遠。遠對近言。不視遠則視近矣。須反觀坐照之遠而視之。惟明則遠。神不隔于明。所聽者德曰聰。然聽德不聰則有領畧不盡處。聽是聽百官之謨謀獻納。聽欲其德。德對邪言。不聽德則聽邪矣。須辨出有德之言而聽之。惟聰則德音不拂于聽。視聽以耳目之用言。明聰以耳目之德言。人心思惟最神。思以作聖。故心不可使瞬息昏昧。太甲不明。正坐不思。惟若思恭。思孝。惟明。惟聰。隨處運精。更無昏昧。卽先王顧諟明命。丕顯待旦。當不是過。蓋先王

稱明明后亦只是研得這思。惟虛靈妙明。從其心精團聚。息息相依。目中常有所覩。則曰顧諟。從其心精迸露全體。昭昭目中。一無所蔽。則曰丕顯。與凡子惠撫綏。旁求裕後。皆不過于中現影。故修身至此。始爲允德。允德至此。始能協下。協下至此。始稱明明后。否則未見其圖終也。終始同條。尹答王圖終。惟論慎始。所謂省括于度。則釋也。如此做去。自然有終。故結之曰王休無斁。朕承休無斁。然以無斁爲終。終又何竟。王之休。實與無彊之休。休字照。卽在圖終上看。指求助美意言。太甲能盡懋德之功。則德協下而爲明后矣。由是君有受言之地。臣將承王匡救圖終之美意。何厭斁耶。無斁者。不息于進言也。無斁卽有終。王無怠。則尹無斁。相承之辭。隱然以匡救自許。此伊尹許太甲以圖終。正是期望至意。休非協下感人之休。非以德盛如先王爲王之休。陳大猷謂君德成而尹責盡。是承王之美于無窮也。又說太蚤了。

尚書章句卷十五終

伊尹申誥于王曰。嗚呼。惟天無親。克敬惟親。民罔常懷。懷于有仁。鬼神無常。享享于克誠。天位艱哉。○德惟治。否德亂。與治同道罔不興。與亂同事罔不亡。終始慎厥與。惟明明后。○先王惟時懋敬厥德。克配上帝。今王嗣有令緒。尚監茲哉。

申字承上圖終說來。因前篇皇天眷佑有商。及太甲速戾作孽之語。故以天親之意申誥。而并及民與鬼神。故末句只說天位艱哉。言天便該得民與鬼神。下引先王說敬不言仁誠。說上帝不及民與鬼神。皆此意。以天為主。遞下民懷神享皆天意。人主俯臨仰對無在非天。故總曰天位艱。

哉與嗚呼相應。詠歎中寓責難意。真見人君無時刻可弛敬。仁誠卽居恒凜然難必之念。便爲安危遞變之機。真絕艱難。若只說禍亂倚伏猶粗。至人君不可易爲。又在言外通節皆泛言。非指太甲。○惟天一段文法。原與下民神不同。天不說常字。民與鬼神不說惟字。惟天二句。二惟字相應。惟天與人主呼吸相通。似乎有親。不知寥寥之境。原は無親。克敬則心靈時時凝聚。卽心是天。故天惟于此而親之。否則不親也。日監顧諟。則天在焉。單要我去親他。他再不來親我。敬不是敬天。迺自敬。亦臨亦保。就修已說。克者必能之辭。有諸已也。一念一事之欽翼。不可言克。惟親口。

氣比下二段不同此親就敬說從克敬者之心言出王游
行日近日親而天原無親也敬外無親故曰惟民何常懷
之有仁是民之心能有其仁便是有民之心不是些小恩
澤可要結者所謂安民之懷民亦自治其心以懷上也仁
主行政說如子惠困窮之仁蓋天下各父其父各子其子
惟元后一之故君民者天下之大父子也仁曰有仁謂根
心實有鬼神不見不聞至幽難測何常享之有享當也彼
此相當無間隔也所謂黍稷非馨明德惟馨克誠之處便
是享不專在祭祀時也蓋鬼神之德惟此實理誠則以吾
之精神聚彼之精神不誠則無物矣故交于神明之道祭

則七日戒三日齋若見所祭者平居則無日不顯莫予云
觀克誠如是則鬼神享之矣誠就祭祀上說無親雖是予
而或奪福而或禍罔常懷雖是叛服靡常從違莫定無常
享雖是或存或亡不可度思然講無親不可用福善禍淫
講罔常懷不可用撫后虐讐講無常享處不可用有誠有
神無誠無神等語恐侵下兩克字一有字民罔常懷猶
懷之也鬼神無常享猶享之也但無常耳若天眷直曰無
親則無常又不足言夫天為民神之主懷享皆從親出難
諶若此位豈易承故歎曰天位艱哉天位艱哉意就在上
六句內惟無親克敬纔親無常懷有仁纔懷無常享克誠

纔享所以見得天位好難文氣甚緊今于惟天句爲言敬之當盡民罔句爲言仁之當盡鬼神句爲言誠之當盡而後言天位之難不容不盡語氣一發緩了要知艱只在敬仁誠說此三者至精至粹雖致敬矣行仁矣竭誠矣而克之有之爲難毫忽未底純粹卽無以對皇天臨神民蓋不難于事天享神臨民難于此心之純也不是空空說難須重難爲說却不作用功說艱非謂其終不可圖見欲圖艱要在慎與也常慎與則克艱厥后此非至明不辯故下贊惟明明后○德惟治四句泛言治亂興亡之機起下勉太甲意重終始慎厥與是全

篇主腦終始只是永久不息之意太甲不克于厥初若說始能慎所與便有病敬仁誠各以所至言合言之○一德而已○否德反看二句正爲艱哉下一注脚此二句著古人說以起當與不當與意言古之人君居天位者德惟治而不德則亂也治亂就在德上說心德密運處卽是道故云與治同道不德則無道矣然其所以致亂者必有事也故云與亂同事治可言道亂不可言道故言事亦緣道指全體事指一端與治必盡體其道乃可與與亂只一事相同便可亡見與之難而亡之易與者臭味相投不作而合因敬仁誠無可捉摸故教以所與與字重卽取與之與獨創未

嘗不開泰而非論于繼治之朝善作何必不善成而難貞其初氣之銳故不知其興亡視其興與者皆從治亂未分摹合其神與治同者非隨聲逐響固不能越于道外耳與治同道尹所指全在成湯未必指上古遠世說因時制宜欠通况下明明曰罔以辯言亂舊政成湯之政豈容損益與亂同事者不必庸主亦有英主而所爲同亂者皆亡之事也治亂就國紀上說興亡就國祚上說治興雖一樣但治言其事興言其業與比治說深一步亡比亂說深一步與治同道却只是德與亂同事却只是否德蓋上二句據目前說故止云治亂下二句據後比窵竟說故云興亡與

纔應天親民懷鬼神享亡反此治亂尚高一層不可入此意如云君惟有德則所行者無非敬天勤民奉神之事紀綱修舉熙然治矣君惟否德則所行者無非慢天虐民褻神之事措置顛倒紛然亂矣惟與古之治者同道則天親民懷鬼神享保天位于有永誰有不興者與古之亂者同事則天不親民不懷鬼神不享天位因之難保誰有不亡者慎厥興與字雖從上二與字來然包同字在內上與字較虛活此與字較實然就只是同字意不是真有某人相與也慎在心上說人心操舍無常克終最難終始者徹頭尾之義註始而與治等意尚懈與治矣未體備其道或

勘道未真不與亂矣。偶蹈其事而不及知或錯認亂之事為治之道都不能善始終須慎之又慎。將一個先王頓在面前一念之萌一事之作無不思與之同道終始不差所與則不特初心之明為明后且常保此初心之明而為明明后矣。雖此處重有終終始二字分不開只當得一個常字言慎與一直到底中間更無斷續常常如此方為明明后也不必泥答圖終重終說遂說與非慎始之難而終慎之難等語道原無終况太甲此時正在慎始不應舍却目前說日後但終始連舉而終義自足能常慎與則常明言明不足以盡故言明明即可謂遠也已矣之義蓋道之所

由治者精深浩大不可淺見。羣事之近于亂者變幻百端不可定形據非辯理毫毛晰幾倏忽者焉能常與治而不失哉于慎之中益致慎則于明之上若加明所謂欽能生明也。明明字從始終二字生來若乍明乍昏則必始與治而終與亂矣。始之慎在去亂而規治明也終之慎在已治而防亂明明也。或云是贊語必如此而後為明明后也亦有理極明曰明明非明其所已明也。傳明其所已明不是解明明字只是會意說其實兩明字只一般。是明而又明之意若以所已明貼下明字明其貼上明字則二明字是兩意非本指。進乎前前字指惟明后句下文先王二句應

德惟治。今王以下至末，應與治同道，罔不興。終始慎厥與，惟明明后，方匡救以圖終，不必及亂亡矣。

舉先王以立與治同道之則，監者監而與之也。懋敬是德，克配是治。此節兩段是倒轉應法。嗣緒應配帝，監茲茲字專指懋敬言，卽所謂與治同道，不可兼克配意。蓋此只勉其功，至以貞處，方包克配而期其效也。惟時二字真西山謂敬德之外無他道，則時字作是字看。今還作無時豫怠之時，緊根上終始來看。敬字德字根上二節來。此貫二爲一。法明德恤祀，昭德建中，敬中就有仁誠，啓迪有命，俾作神主，受天明命，以有九有配帝，便爲神人之主，原不須補。

足德字實，敬字虛。敬字重于德字，懋字尤重。凡言敬德與單言敬字不同。行道而有得于心爲德，心有得而敬之。其工夫細膩，源頭本淨，心體常惺，入塵氛而不染纖垢，常收斂而不落矜持，懋非不能而勉之，天錫勇智而猶日日新者，是湯如不及之心，不著力中真著力也。敬原從懋處得力，勉而不已方是敬。語用工之要曰懋敬，語用工之極曰克配。非以位配之以德配之也。必克配而敬始全，非兩層意，全在時字。上帝無一時不與我相陟降，我無一時而不懋敬，則精神凝聚，所敬之德與天合矣。德與天合，故能爲天下君而對乎上帝，曰惟親，則天爲主而我以敬親之。

曰配則我與天合彼此相當敬之極也。或以德與天合爲釋克配上帝不知德與天合乃推其所以克配上帝之由。是高一層事。觀下用一故字可見克配還就位說以爲君言亦包得民懷鬼神享在內域中有二大上之惟天下之惟君故曰克配。今王嗣有令緒對克配上帝說尚監茲哉對懋敬厥德說提先王惟時懋敬則先王與時同運此便是終始慎與的樣子。說到克配上帝則先王與天同體又是天親民懷的樣子。真後人之令緒也。惟根心之緒爲令緒德所致也。故緊接以今王嗣有令緒尚監茲哉尚字有力哉字甚煞着實勉王法祖之慎與耳。若只說先王是可與之人當終始與之則本文監字無着落反寬却幾層矣。令緒與茲字相關。令緒卽配帝之緒。蓋配帝之緒由敬德得來。旣嗣其緒當監其德。監視也。曰顧諟曰視乃烈祖曰監都是敬德方法。著不得助忘只好常目在之。服膺不失。嗣克敬之後敬未及先王便無以配帝故須監。監比慎與更進洞心警目動念皆是。不期慎而慎矣。要見終始無間意。按此三節只是天位艱哉一句爲主。艱字內便有一念不可寬一時不可懈意。下文終始慎與惟時懋敬皆從艱字生來。監先王懋敬正致艱之意。

若升高必自下若陟遐必自邇。○無輕民事惟難無安厥

位惟危。○慎終于始。○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于汝志，必求諸非道。○嗚呼！弗慮胡獲，弗爲胡成。一人元良，萬邦以貞。○
上欲太甲于敬上做工夫，迺學先王要法。此五節因太甲平日有是偏，故歷矯之使克去，方可監祖而敬德。非直以此爲監茲之道也。下三節都是目前近事人所易溺者，故此節設譬以起下文。下通二字統下三節言傳及諸家都未勘破。下三節所言四事至下至通。然欲監先王離此四事不得。久之精熟，便與先王一樣，便是高遐處進德之德。卽上文懋敬厥德德字，不必以敬仁誠貫時說一念一事。

之敬仁誠卽下通。先王之篤敬深仁至誠卽高遐，非是但可云欲監先王以成德，必當循其序，不可以先王爲高遐。當滌慮之始，不患志氣不高明，不遠大患其過高遠耳。先王敬德克配舉目卽在終身，難極不是說今日且未能如先王而循循及之也。欲其不要看得先王之道高遠了，只消下學而上達。懋敬工夫全須平心靜氣，進進不已，玩自字。正言高遐與下通合體。難分卽下卽高卽通卽遐，非自此至彼之謂。索高遐則無實，狃卑近則無味。吾人學卽學聖人之學，但不能躐聖人之等。監則有升陟之象焉。升高陟遐自不可輕。若一味說下通，則矯偏亦偏矣。○先言法

祖懋德不須獵等。只要有常。看先王惟時懋敬。直至配帝格天也。只漸漸進去。若論民間常懷其事。豈可輕忽。思艱可也。况兼天更無親。則位豈敢苟安。思危可也。惟艱惟危。惟非獨慎。與于終也。正欲慎終于始。慎則目前更自喫緊。何事可忽。亦何人可忽。故又示以有言必求諸道。必求諸非道。以與治同道。而言路尤治亂興亡大窾繫也。誠能終始有常。不或以或操或舍之心。為或作或輟之事。則慮自得為必成。一人元良。固萬邦之所表正也。圖終有終。信非明。明后不及此。

難乎。君位人情所易恃。無安其位而惟其危乎。難危要在君心上說。民事重于國命。天位危于馭朽。雖庸愚知之。但不深惟其所以難危處。則雖無輕無安。終無實際。蓋民事本難。輕所以增難。君位何危安。乃所以成危。惟懋敬工夫存不得一點忽心。故下兩惟字。蔡傳易惟字為思字。則句中各分戒勉。二惟字與二無字相應最緊。時說把民事作農事。把難作民自己難。尤覺不安。蓋危既與安相反。則難亦是君難。與輕字相反。豈有輕安危三字都屬君。而難字獨屬民乎。難字不可屬民。則民事不可作農事審矣。須知民事與君位對。謂正民德利民用厚民生之事也。

慎終于始乃上二節關鍵處始是桐宮以後之始不慎終于終而慎終于始始者升陟之發軔艱危之造端也終始二字不可拆今日是始今日卽是終于字有力尹言嗣德欲王謹始矣言慎與欲王慎終矣究竟終始非二事太甲此時已有始矣慎終工夫只都在于始之內故喫緊言之人固有有初鮮終者非真能有初也收成結局盡在悔悟方新時一錯百錯不但息始之心失之卽勇進而走差路頭亦失之所以要慎

此就聽納上說亦一時矯偏之論若論至理只一逆一遜已自差了如成湯從諫弗拂言雖鯁直何逆于心今心曰汝心志曰汝志太甲理欲初發故不能無逆有逆則必有遜此相因之勢逆曰心者心未計及于道而言忽觸之則似逆心故必求諸道遜曰志者志方昵于非道而言忽就之則似遜志故必求諸非道看來人情喜順而惡逆不知天下之言固不一也其中有逆心者雖未必皆道但忠言多逆當先以明主治興之道求之耳如其言與治同道則不遜乃遜也言中吾過道也卽不中吾過亦以防未萌之欲又一道也故不論是不是而必求諸道又有遜志者亦未必皆非道但諛言多甘當先以亂亡之非道求之耳如其言與亂同事則不遜乃逆也獻諛非道也卽慮吾不從

而婉爲遷就之言亦非道也。故不論是不是而必求諸非道。兩必求字正是力矯偏處須挑得相反意出。若云不問順逆以道爲準却是等閒話矣。有字來得活。必字持得堅。言之是非雖未定而我之求則固終始常如此矣。蓋以求爲必不以道與非道爲必。須細體之乃得。

上陳與治之事而此歸到思爲上來。見欲與治同道者必思爲而後可。嗚呼。總上發端。慮爲不對重爲成。凡上尹所言皆可行者。若欲有得。須先慮之于心。不惟能慮而又措之于行。如是而爲。安有不成。元良以真正是成字。○自敬仁誠至矯乎情之偏。王須自入思慮始得。苟謾焉聽之未

嘗致思而詳繹之。則亦安知予微意之所在乎。故曰弗慮胡獲。必須深思以繹。從相反處來其通。從相通處踐其實。獲是慮之得趣處。思之不已。鬼神將通。是無象中恍若有象。然後知向之所認爲明白者皆虛見也。既入慮始知其語語有益。卽須身體而力行之。若似做不做。豈能有成。故曰弗爲胡成。成是爲之着實處。真切體認。至于萬全。是不計功處。若有成功。然後信向之所爲實踐者皆浮氣也。獲是自得。成是自成。還歸本體。只可于思爲上着力。若有求。獲。求。成。之。心。則。思。爲。皆。非。真。矣。雖云慮屬知。爲屬行。然爲卽爲其所思。成卽成其所獲。真思時便獲。真爲時便成。惟

一人能思能爲從與治同道中精心磨鍊內外合一。至于獲與成則粹然至善無一慮滲漏無一爲駁襍豈不元哉善乎。蓋不學而知不慮而能爲良此雖有思爲而卽成獲則原不着思爲返還不學慮之本體故曰良元字不對良字萬邦貞亦元良中事不作儀刑說不曰正而曰貞于時爲冬于德爲智收斂固藏將兩間元氣完全葆蓄不但無淫比也萬邦有一未貞則一人之元良未至總見思爲所係之大按曰元良便見善氣蒸洽包舉天下之意所以下句貞字正是迎其善氣苞固完密也貞元通洽可居天位矣。○上數者皆于人情相反須知偏處難知亦難克欲其

思之不如以弗思惕之欲其爲之不如以弗爲聳之總振他與治之神人君正身以正萬邦其道未有善于此者蓋弗慮則理無所得弗爲則功無所成一人無良已且不正何以正萬邦今王果能慮而獲能爲而成則所存卽先王懋敬之心所行皆先王懋敬之事終始與治同而盛德與帝配則其粹美而良真灑乎無罅漏可尋儼一乾元體不惟良而且元良矣一人者萬邦之主也一人內無邪思外無邪行則百官萬民遠近莫不一于正也云以貞則民懷可知而天親神享俱可類推矣所謂罔不興也此期以與治之極功一人元良本思爲兼盡造于極致說良者精粹

無瑕之德。元如元首之元。取體元宅大之義。猶云元之盡善已耳。乾元默運。便萬物各正性命而貞。蓋元自包貞。貞即根元。非有漸次。曰以貞者。謂即以是得貞。惟還証一人而萬邦已修化其偏倚。這純是元氣布濩。纔見真獲。纔見真成。四德始于元而終于貞。貞者元之應也。易解貞謂正而固。得正而固守之也。禮記引言元良。則指太子言。此言大而彼言長。不可混看。

君罔以辯言亂舊政。臣罔以寵利居成功。邦其永孚于休。末節正慎終之道。夫萬邦以貞。邦其孚于休矣。而未必其永也。故又恐太甲勵精太過。倡爲一偏之言。以變亂成法。

故戒之。君罔二句。重君邊。君不紛更。慎與有配。帝之休。則臣亦不煩匡救。不消留在此。似以寵利居成功者。有以承王之休。無斁。邦之休美亦永孚矣。邦休休字。與萬邦以貞相應。○與治同道。道所運用。即爲舊政。乃與治精神。必不退轉。不以辯言亂。纔是終始慎與。辯言屬太甲從傳也。辯出自能思。能爲中。亦不是十分變亂者。但不以意念研求會悟。却從口吻上弄聰明。縱有一段道理。終是精神發洩。辯言就是亂。求治太急。而施爲無序。不必紛更。而後亂也。曰舊政。以湯望太甲矣。亦所以終與治之事。臣罔句。緊根上說。尹有退志。廼蔡子揣摩之辭。貪位固寵。非尹所自待。

也。寵利以大臣之位言。究竟寵卽天眷。有商之寵利卽子惠斯民之利。成功者允德克終。而正君之功成也。凡人臣爲君圖功。不過廣主上德意。人臣不言功也。功旣成。須善居。若寵利止。可建功。非可居功。以道居成功。惟捐寵利。則可。寵利不居。非知止知足之謂。慎憲之君。旣無罔終之慮。則匡救之臣。亦無未展之忠。有主德。可無臣功也。謂之曰。臣罔以寵利居。成功見萬邦。以貞者。又不止于今日已也。則天常親。民常懷。鬼神常享。與治之美。皆萃之君身。而永弗替矣。永字見慎終之效。孚者必然之辭。休字泛言。要得責難意。尹答王圖終已盡。然恐他日君或自作聰明。在廷

諸臣或有嗜利無耻者。君若臣一萌此念。則令德隳而前功棄矣。故結言邦其永孚于休。都括已告歸後君臣說。卽追惟予弗狎于不順之苦心。實萬世無疆之休之喜懼也。不必以寵利句爲明已志也。不曰朕曰尹躬。而曰臣。其意自見。永休兼承君臣而歸重于君。有守法之君。以率祖。有辭寵之臣。以成君。如此。則元良正位于上。老成帥貞于下。朝無異法。風無朋比。邦其永信于休矣。天位其無後艱哉。這纔是真能慎終不作效說。

陳大猷曰。伊訓作于太甲。未有過之先。尹欲預防其縱。故其詞嚴。太甲上篇作于太甲有過之後。尹不欲激之。

而欲轉其機故其詞婉中篇作于悔過之初尹深自慰故其詞温下篇作于改過之後尹慮其或不克終故其詞深以厲

尚書葦籥卷十六終

尚書葦籥

咸有一德

後學 東海潘士遴輯著 古澆張孫振鑒定

史序尹作書之由嗚呼天難諶以下正戒咸有一德之事嗚呼七世之廟以下又申戒之也天難諶八節又分兩段前四節先言天之難信以見德之當一遂言已君臣之咸有一德以致天之歸而復以天結之也後今嗣王一節欲太甲之有一德任官二節欲太甲任一德之臣俾萬姓節咸有一德之效驗也篇目稱咸有一德從尹躬暨湯摠出

通篇以取善爲主。稱天命吉凶。惟新厥德。語勢趨注取善。故緊接庶官左右以成一德。然非自己實能終始惟一。則無根之取善。一終不有。故須協于克一之取善。一以一天下之不一。豈惟取庶官左右之善以有一。卽萬民之善亦爲一。有俾萬姓咸稱一處。是從君身上吸入萬姓之將順一德來。萬姓之能咸曰又曰處。此中正可意。會民善以待王。取故須盡匹夫匹婦以成一德。取善至不遺民。是真能以庶官左右之一德咸有者也。若篇中咸有一德。是期太甲取將來之臣以咸有。尹躬不在裏面。尹躬是與湯咸有者也。早已罔居成矣。此分篇接脉之妙。○此篇中之一專

對二三不對萬說。對萬之一乃一貫之一。九經之一萬一。九一俱是事理之實。此言惟一對照二三。却論工夫字皆虛活。卽言克一。克一是心。正以心能終始惟一。故云克一也。原不作實說。惟不實說。故既可屬德曰一德。又可屬心曰一心。以心與德皆實而一爲虛位。故也。諸家業知此篇之一不對萬說。宜從朱不從蔡。却又云純粹之一卽有常之一。有常之一卽會萬之一。理未嘗礙。不免將一字都作實說。終爲鶻突。

伊尹既復政。厥辟將告歸。乃陳戒于德。既于大甲。復政卽冕服奉迎之時。追叙之。故曰既。非政在伊尹而今

始還太甲之謂臣罔以寵利居成功。是將告歸。察將字對
 乃字看。恐太甲德不一。乃敷陳作書以戒于太甲之德。欲
 其終始有常。法先王之一德耳。于德即太甲之德。不可以
 這箇德字當作渾成一德看。于陳戒說不去矣。陳戒以陳
 為戒。亦先陳後戒。大約嗣王四節是陳。七世二節是戒。
 曰嗚呼天難諶。命靡常常厥德。保厥位。厥德靡常。九有以
 亡。○夏王弗克庸德。慢神虐民。皇天弗保。監于萬方。啓迪
 有命。眷求一德。俾作神主。惟尹躬暨湯。咸有一德。克享天
 心。受天明命。以有九有之師。爰革夏王。○非天私我有商。
 惟天佑于一德。非商求于下民。惟民歸于一德。○德惟一

動罔不吉。德二三動罔不凶。惟吉凶不僭在人。惟天降災
 祥在德。

此四節首尾主天說。泛論君不可不一其德。起下勸勉意。
 首節泛言命之不常。見君位不可恃意。天難諶句虛。命靡
 常正申難諶意。常厥德四句兩兩相形。危言有德則興無
 德則亡。必興亡合言。方見命靡常意。不是于不常處見有
 常。亦非以保厥位為常。而九有亡為不常。大意如云嗚呼
 天難諶信。其命于人君者不常。視其德何如耳。能常其德。
 天必眷之而保其位。若其德不常。天必奪之。而九有以亡。
 靡常孰甚焉。看來天難諶二句直下。勿如註作轉証語。人

至弛情。只緣確信天體似謂決無變易。此念大差。夫心尚不可信而信天平。惟信所以成其難信耳。謂今日而善則福之。明日而淫則禍之。難必信也。命者與以九有之命。有德則歸于我。無德則去而之他。其命于人君者靡常。或一代之運。始興而終廢。或一人之身。始與而終奪。安可云數已定而不移也。傳中天命雖不常。而常有德者。三句是立保厥位。九有以云公案。不可泥常于有德者。一句謂解本文常厥德。遂以常字屬天言也。德卽命之真體。虛遷之命以靡常操君。實定之命以能常操天。惟君心常存弗保。天乃特爲保。德靡常。始于操合無恒。終于棄德弗守也。保天

保之。九有卽九州。二亦天亡之也。太甲悔過固已有始矣。第患不常耳。故以常厥德爲戒。保須切守成意。不曰厥德常而曰常厥德。就用功言。下文終始惟一卽此常厥德註。卽若終始不一便二三。便靡常。故傳亦曰終始有常而無間斷。只此一句是通章正註。自境地純粹言謂一自進修不已言謂常。戒于德者。戒其德之不常也。不常則不一矣。常德且勿露一字。此篇從終始慎厥與來。重在有終意。故開口便說常。下文一卽是常之變文。若純而不雜之義。在德字中已有了。不必用在常字內。曰天誥只說之效。夏桀是厥德靡常。九有以云者。湯是常厥德受天明命者。

證前一節意亦宜相連說不可分作兩段看。雖有桀湯兩邊證上然大意歸束在湯故下遂卽天祐民歸之故復言之。○德本庸也而夏王弗庸便是厥德靡常弗克庸德雜而且息也慢神虐民卽弗庸處是以皇天不保監視于萬方中開導其有天命者而眷求一德之人使代夏而爲神主。天欲啓迪有命非德安屬言命離德不得啓迪便是眷求啓迪必有如多方大動以威開厥顧天者是思啓行翼然非原有德者將引而不適逸矣。命靡常而德可常有之所謂有命也。有命指諸侯有天命者言能受天命也是探起說非實得天命也。有命一德蓋互言之所謂求一德卽

是求有命之人之一德非謂啓迪有命而又眷求一德之人也。神主以爲君言猶云社稷主不必補作民主惟尹躬二句串謂德足應眷求也以湯爲主而尹暨之自慶遭逢之辭言尹身親暨湯克享天心耳。召誥面稽天若是本說湯能終始惟一以配上帝而尹亦終始惟一以輔成湯故云尹暨湯非尹先湯後重湯邊曰咸有者德至于一不容有異致我與他合併這一德無尹不成爲湯若云君臣皆有分兩人身上便非咸矣此卽含後用人成一之旨。孔疏舊說朱子云此篇先言常德而後言一德則一者常一之謂今因之天得一清故惟一卽享見天道純一不已尹湯

德與天合仰當無歉。明德當神意神乃享之故以享爲當。當上天啓迪眷求之心也。受天明命二句直下重天命。是論天眷而帶民歸言之。俱是未革夏前事。故承之曰。爰革。明命天命之顯然可見者。征伐無敵。便是上天明白護佑處。四方後后卽有九有之師事。天子主百神之祀。統九有之衆。上下亦互言之。蓋以有九有之師卽是受命所在。故謂之曰以有。若曰以此而奄有之耳。只是有天下之意。不可泥定以有九有爲得民。爰于也。爰革夏正。方是湯事。只帶言之。蓋以事言之。則必先革夏。而後有九有之師。以理言之。則必先受命有師。而後有代夏之舉。眷求一德之

此節須緊屬上節商興一邊來。而發明一德之徹上下耳。天命則人歸在內。故以天民並言。不可認煞九有之師一句爲人歸之一德。只就湯說。而尹暨自寓其中。如云受天明命。非天私我有商。我商君臣一德。天自不能不佑之耳。以有九有。非商求于下民。我商君臣一德。民自不得不歸之耳。一德卽天之心。天佑商天原不見商。祇見一德而自爲佑。一德卽民之性。民歸商民原不見商。亦祇見一德而自爲歸。故人主再不消問天民之交。只須管此德之一。上言克享。此言德到一處。天命自來向我。不必我去享之。可見天民總一德矣。此節承上起下反覆言之。見德不可不

具之意不是明商得天下之公。又費言之且斷不可不
此亦是以夏商之事推之而斷其吉凶之不僭非論商事
也。上言商之二德猶是渾淪語止恐一德之旨不明故以
二三反形之則前後一字通重不雜奚疑言不雜而不息
自在其中罔不吉罔不凶者非是合言天民蓋言必可以
得天得民必有以失天失民也不僭于罔不上見又以其
毫髮不差故云不僭下二句本卽是上四句但一跌說推
原吉凶卽天災祥見人不可不敬天而一德耳。德字該
一二三吉凶又承上與下廣言之須泛論以夏商之典云
由于德之常不常者觀之可見德之一與不一自有吉凶

原在人不在

之應也爲君者能純一其德則以之事天夫天必佑之而以
之治民民必歸之無往而不吉苟德不純而二三則天必
棄之民必離之無往而不凶夫德一而動以吉是吉之應
于入也不差德二三而動以凶是凶之應于入也不差惟
吉凶之應人所以斷不僭差者只存乎德德一天降之祥
德二三天降之災故也此德之所以不可不一也在人二
字極重惟天句卽在天災祥以決在人吉凶之不僭也要
看字猶云不在乎他在此而已災祥不在天而在德則
天并無權而人君但當論德不德不當論災祥德可自盡
天不可必也惟吉凶句只是過文重惟天降句見天不能

違人也。則下句乃上句之原。德正是人之德。祥正是吉之實處。災正是凶之實處。傳本不誤。第不干借字。祥字處各分一讀。所以難曉。○德窮天地。亘古今。惟一而已。二之則不是。况三乎。二三是活字。不恒其德。卽二、三也。惟字不與罔字對。惟一者更無二、三也。德之一亦卽于動處。見吉凶生乎動。動者德之機也。未動之先。吉凶未著。旣動之後。吉凶始分。易曰。吉凶者得失之象也。吉者得也。凶者失也。一則動皆得于理。故吉。二、三則動皆失于理。故凶。德不德。乃吉凶之體。如形端影端。形歆影歆。就人事而言。吉凶字且未可露出。天新說云。吉凶莫遽作災祥。在事應上粗看了。

惟存想中再無岐德。想卽形神交通。出入齊恬。從一生動動正。所以躍一之變。從一集吉。吉卽所以繪一之靈。要把吉字挽歸一德。纔不落輓季。諛舌。德自藏萬。決不藏二、三。二、三似爲一微分之體。而蝕一神者。專在此微分之處。一念受駁。觸想難寧。二、三卽凶。非事應始凶。祥卽德之恬氣。非有德造祥。災卽德之孽氣。非有災報德。災祥皆德自降。吉凶又何至微差。看來只宜依舊說。吉主天佑民歸。凶主天棄民離。說爲確。蓋自天降之謂之災。祥自人受之謂之吉凶。與首節天難諶等語。緊緊回照。蓋推言一德感應之理。以起下文新德之功。○據註德惟一。就純粹無雜言。終

始惟一就始終無間言。協于克一就該括萬善言。時說于此兼不雜不息者。非篇中言一者。八首數節四個一字皆為不雜而發。後數節四個一字則以無間該括言。蓋終始之時也。新德有常則無離合自無夾雜。新之乃所以一之矣。人與已二也。善則無二。合庶官左右不一之善而融之則萬可一而德一矣。故知不雜是本體。不息是工夫。該括是資藉。總以不雜為主。須知純粹無雜之一。即終始無間之一。所謂純亦不已是也。終始有常之一。即包括萬善之一。所謂一以貫之是也。但通篇隨處取意。常厥德以有常言。德惟一以純粹言。罔與成功以包括言。而三意總無不

通

鄧元錫曰。天有常德不二。其命故其道曰貞。觀人得之。曰恒。性故知常曰明知。一曰常。天靡常。難謀者常也。常饗德。常不饗不德也。故吉凶不僭。

今嗣王新服厥命。惟新厥德。始終惟一。時乃日新。○任官惟賢才。左右惟其人。臣為上為德。為下為民。其難其慎。惟和惟一。○德無常師。主善為師。善無常主。協于克一。○俾萬姓咸曰。大哉王言。又曰。一哉王心。克綏先王之祿。永底烝民之生。

上四節俱泛言德之當一。此四節則直勉太甲一德。首節

今嗣王兩句虛終始兩句實對下則首節又虛下兩節始實以任官惟一主善克一此等處一方為始終惟一時乃日新而德可常也玩時乃日氣則終始二句還是解釋常德名義模擬新德景象耳猶未及功用也○今嗣王節緊承上觀天降災祥在德說來對湯言稱太甲必曰嗣王命字孔氏舊疏云服行也命王命也蓋新服者告歸以後命令方自天子出也下文大哉王言正與此相應看來即宜作命靡常命字惟天有心繼體自不覺過後倏惺這個眷命今嗣王陡然新服自須有副之者新德與新命對看勿如舊說把惟新厥德作已然看了大臣有無窮之心言當

天亦則湯
冠先王即此之
矣定其於日終
亦之乎

悔悟忍心此也
時德心也悔悟
則惟新厥德為
此已往看矣
九月

新口氣纔是惟德常命乃可常則命新德當倍新新只言德當新未可說工夫工夫在終始上見惟一即德惟一也一字不當作兩樣看始乎一終乎三三則新者時而汙矣務要終始惟一乃為日新須知新對悔悟言不是悔悟為始不懈為終也終始慎與猶可重終說此言終始惟一則撤去終始單重惟一矣蓋終對始為二即終如其始亦為二日惟一則言終無終言始無始循環周復如天之日全不見兩頭故云惟一必與昧爽丕顯顧諟明命者同功方是終始惟一日新就在惟一內見出纔說惟一便已日新非謂一了然後新也日新乃湯之心法故以訓嗣王德不

可以不日新不日新者不一害之也始明而終闇始敬而終肆始惕于朝夕而終忘于瞬息從旁觀之便有新有舊言王心終始如一不有衰殺而從旁觀之此日無一塵之染無一息之停每日益新此日新之義也德謂之新則必舊習日往本體日瑩有進進而不已者然非有增益其初虛靈之體無加損其日往而日瑩者習染去而本真現也非益也故不動纖毫匪移寸步而誕登道岸直探精微註常字當不得一字常者一之作用惟一者前念後念總歸一念意氣激昂者有然有不然此純是理趣雋永所謂惟精惟一也一有止而不遷之工夫新有與日俱化之體段

惟其止而不遷是以與日俱化日新非推出一步語德何以一也惟新乃一德何以新也惟一乃新有一之工夫斯有一之本體到下克一曰一哉王心都是日新妙境尹前言常德常則非新此又言新德新則非常統論一德此新故交叅常暫互奪正伊尹躬有一德身親經驗之學日新為下節取善張本亦一德中事有此日新之德何懼匪人然工夫不從用人處打煉便將人已分為二了然取左右百官之善還輕須是約到克一處為重主心為萬善之原主心無所以歸于一者即欲損形去猜與臣下為一德之交不可得故師善之廣者復會善之一主心克一則

人色合一之老一德
之一字法生祖
辰如回子身囑云

任用之和一自然得之總為一德之助。○任官節正于用人上見惟一工夫。二節語對而意不對。任字該全節。官庶官左右指大臣見說命。惟其人與周官立三公語相類。人字所包者大賢才不足以盡之。臣為上二句推明上兩惟字意。重上句側下。其難二句詳任之之道。其難其慎從首二句惟字生來。惟和惟一從任字生來。其難其慎是惟賢才惟其人而後任之也。惟和惟一。是既得賢才既得其人則必任之矣。此二句意首二句中已藏了。至此始闡之。難慎在方任之先。和一在既任之後。難是用人之主意。慎正所以慎其難也。從難任說到和一。要知惟和乃惟一也。重

一德于夫在自修
如日向人上休退

惟一上。惟一在心上看。謂之一則爾我不分。毀譽不入。可以同休共戚。可以寄命託孤。以尹暨湯相似。正是咸有一德之義。任人不到惟一處。非惟君與臣二。亦是君德之二。故此節乃為下節取善張本。○篇首言尹湯咸有一德。上文既勉太甲以君之一德。故此又論臣之當有一德。惟賢惟人實是體認一德。非獨論辨官材也。要着一德說。蓋德之一原。一于朝野之同德。乃臣為上為德。競出靈心。映合君心。無事規繩之迹。為下為民。即以君德普為民德。無煩轉貸之勞。德合上下為新。則臣關上下為職。故為上為下必曰臣。四為字俱去聲。宜剔出惟其任之重如此。故當

其難其慎。惟難故慎。倘以任賢為易。鮮不忽之矣。比孟子如不得已。意不同。凡觀人察品。還易至。于合之。至一之。德其工夫不在人。而在我。着意不得。不着意不得。豈不至難。此處一失。不但品鑑混淆。并吾心之操持亦不固。忽易不可。畏難不可。又須慎。精神從難慎得來。自然和虛心。委任而猜忌不生。何至內與外岐。終與始岐。而不一乎。原無二三。安有異同。不但任之專。本君心純一。說一之外。不能有加。故曰。惟其字活。為不賢不才。匪人說。惟字決。為賢才。一德之人說。用人不一。即德之不一。故通節任字起。直推到一字住。如云。廣德之功。不能不資乎人。彼賢與才。總是一

亦言才可用之
賢于一則其德使
其行亦廣

德之分。任官惟是。則收之。否則不任也。此猶屬庶僚。至于左右君側者。必惟其人。君為新德之人。此亦為輔德之人。斯為咸有一德之人。所以然者。以此臣為上。不獨為君之事實。為君之德。固日新者所必賴。以為下。則又為民將舉君之自新者。以新民。直有以明明德于天下。則為民亦以為德。又何可一日無此臣。故未用之先。必度德量才。任之何其難。因言觀行。任之何其慎。恐小人倖進也。既用之後。可否相濟。王之心參和于庶官。左右之心。了無乖忤。縱見有不同。而理自相合。所謂惟和。既無乖忤之端。安有二三之隙。上下融合。若出一軌。求德之心。固惟一。廣德之助亦

惟一始無愧于咸有一德之義矣。公西對曰：「費斯之也。」亦此于取善處見德。一工夫總上下二節括言之兼新德任人意皆在此取善之要與終始惟一時乃日新是一層事。非謂待任用得人之後纔下此工夫也。故以克一結之。師主開說而庶官左右在其中。既曰德又曰善者德即大學明德之德善即大學至善之善。協于克一即所謂止於至善也。德無常師主善爲師其常也。善無常主協于克一其常也。四句反借無常以表有常語氣一直趕下。上淺下深。蓋主善爲師主在協于克一故也不主善而竟無常主者躐也。善到既主後自然無常主。協與不協在工夫生熟間。

不因有主而遂膠。只是主非住頭處。必到無常主乃能一耳。必協于能一而後爲善也能一者純乎天理之善無似是而非之襍足以會于一者也。看來德無常師主善爲師猶是未定之言。至協于克一則所主之善始爲誠善而無可疑。若遽以主善之善爲一本萬殊之善似失之驟。一字只是上文一德之一。而克字尤爲着意。若遽把作一本之一。而于克字只用一箇能字說過去似皆未得當時之意。無字協字就人上見。伊尹既以一德爲太甲之戒以主善爲主一工夫而復慮有似善非善之感不足以成其一。故于四句之中以協于一爲未足又着一克字所以堅太甲。

之常。俾于至一之中。常致明辯之。如此節語氣對而不對。當從人說。向已來。全節只取善歸一四字盡之。○夫百官左右一德之輔有其人矣。然取人爲善亦安可不以一爲要乎。天下之善不同而同謂之德。故天下之至不一者德中之善。而能一其不一者。協于克一也。常師常主所指不同。上常師指人言。下常主指事言。人之德不可以常師者。以人之處事有事善。有事不善故也。其可執一以師之乎。事之善不可以常主者。以善之于事或在此爲善。在彼爲不善故也。其可執一以主之乎。蓋理隨事顯。則緣境異形。而總一真之變化也。事得理融。則于善渾合。而惟能者

一之故。隨人之善以師之。而協于能一。則殊途同歸。而咸有一德者。在我矣。兩無不可。輕看戒其勿如此也。德字提起。得于已。得于人。總是一個德。歸重克一上。德曰一德。則把柄在已。採集在人。無往非師。但善者是無處著德。歸一者是與舜之好問好察。而用其中類頭頭是善。卽頭頭是一。非先博後約之謂。善而從之。固是師。善而不必從之。亦是師。舍已從人。固是一。折衷獨斷。亦是一。此師能自得之。在善上做工夫。不重取人說。官僚工瞽聖賢典記。何不可師。若有常便掛漏。如何得一師之實得處爲主。主善只爲求一揆。以至當不易之理。而善爲主。我爲從。雖矜持而不

着意若常主則以我爲主雖亦在善上求不免執着要知善無常主正是主善處凡善角立于一外只爲不能一之自善無常主而言惟精卽是惟一蓋合于能一而無衆善可言矣要識善到既主後固無惡之雜而善之中不無參差不齊有參差不齊則雜而不一故又當揆度參驗協于能一協字雖訓合字却是以此合彼之合非已相合之合一者純于理而無二三之謂苟名爲善而實不然則雖欲一而不能一始若相似而終于相反是其所謂善者猶爲惡所謂一者猶爲二也德只是個善之散見吾之取善果能虛中觀理則殊者無不協矣協者協于何處迺協于

所能一者耳若此處不能一各處盡成支離矣不徒曰一而曰克一此非情識意見都融純是天理運用在我之權度精切不差何以有此克者力量能至此也克一者入得套趣得羣合得作一家一本只在萬殊上見其能爲不一者卽其能爲一者也獨其躋借乎善以爲逆旅之主而無住以印本宗卽合下還于大統若說萬殊歸一畢竟一歸何處惟無常故能常然後知終始惟一者克于一也克一與一德相照協字無工夫工夫既極忽然流盡源現所謂不期協而自協者若存在在尋源反失之膠烏覩所謂一哉學者不知求一多就工夫上牽合有恁了期朱子曰一者

善之原萬善皆從一中出此心能一則無往非善矣須知此心若雜于私欲何以能一心無一毫安排掛帶便不雜便能一蓋協之于能一之心也一固不外心心却當一字不得且此節尚未可露心字然不說心無從明一克一不

是吾心原有箇一在將他善來協我之一只是將那所師之善融會到能一處廣大精微之學本來如是非有終始之序篇中言一者九只是一箇一蔡傳克一之一爲一本則與前後諸一字不相通矣

上三節告以一德之工夫此三節就民說萬姓萬夫既廣言一德之應驗匹夫匹婦又精言一德之功夫○俾萬姓節告以一德之應驗上三句是感應謂應乎上之所感下二句是效驗謂有成效可徵驗傳中感應效驗辭實相因有此一德則有此感應乃自然之理見其德之真能一也重一德上說有此感應則有此效驗效驗方就外面言之勿以應驗並稱俾字緊承上協于克一下來不能使民見德非一德也王心未一何以訓萬姓之從違王德日新而又協一以取善則德無不一矣德溢而爲言政令之出所以鼓舞百姓者蓋王之心聲也使心有疵累于理之畔際不能周則言亦有偏安能包涵盡天下之理乎今使萬姓咸曰大哉王言則其所感必有不盡于言者矣夫王者之

言人人得以見其心。二三之心言且自疑人誰得而信之。王者心凝于一。固有不信而信。信在言前者。故又莫不曰一哉。王心蓋咸知其一于新。不二三于所染也。克一以協天下之善。不二三以間天下之善也。至于萬衆知王心之一。而王一德之感深矣。不但是也。受天明命。先王以一德綏天祿矣。王能一德。則上而先王之祿。其克綏之乎。以有九有。先王以一德定民生矣。王能一德。則下而蒸民之生。其永定之乎。夫有一德工夫。則有一德效驗。王亦思所以至于是哉。○日終始惟一。日克一。論一者至矣。此提醒心字。見所爲該括無外者。非卽事窮理乃心體之本然。見得

一德非但臣與君。直是朝與野相孚而無不一。守與剏相通而無不一。目前與後世之民德相聯而無不一。方了得這一德。故萬姓有頌有不頌。或歎其言而不諒其心。亦是一德未能浹洽處。萬姓頌德。王自有以俾之。人心同歸于一。乃必至之機也。王之德不可名。而借言以頌之。咸曰是頌之無間。又曰是頌之無已。下句緊疊上句。二句須一申合說。大字一字俱本一德說來。孰統大而爲不言之妙者。非王心也耶。就言曰大。就心曰一。大字在一字上見。一字在大字上見。一德之感應如此。克綏二句。又因心一言。大上推出來。蓋先王所以天佑民歸者。惟一德。今王能惟

一德則有以克綏而永底之也。雖訓一德之效，須知綏安也。二三則危。一則安。底定也。二三則搖。一則定。只重一德能綏底說。克綏永底皆實事。先王之祿以一德而佑于天者也。常厥德保厥位。言大而心一。則德之常可知矣。故克綏先王之祿而無靡常之憂矣。昔也惟民歸于一德。而今也由一心以發大命。則蒸民皆則之。以自治而可永定其生矣。王心皆率祖協下之心。則王言皆率祖匡民之言。何弗克綏。何弗永底。一德意須就兩句中體驗出來。不必于克字上提起一德字。克者必能之辭。永者無窮之詞。先祿雖指基業言。如坐享九州貢賦。安受四夷方物。是然傳說

天祿安則必有常德之格。天故曰克綏。底民生雖指安居樂業言。然傳說民生厚。民生卽生也。直生字。民生賴上一德。則爲民之所依藉者永矣。故曰永底。克綏謂真能安之也。與永底一例。克綏則胙及子孫。永底則澤裕生民。君民一體。合兩者纔是保厥位之實應驗。至此所謂動罔不吉者在是。看來克綏二句乃期以滿一德之量。莫只作效。

底音旨。說文致也。又定也。玩蔡傳民生厚。厚字還從定字解。蓋定其生則生厚矣。底訓厚。是會意解。物有益有底。江海亦有底。則底字訓寧定爲切。

嗚呼七世之廟。可以觀德。萬夫之長。可以觀政。○后非民

罔使民非后罔事無自廣以狹人匹夫匹婦不獲自盡民
主罔與成厥功

以嗚呼更端因言綏先祿故云廟見非綏先祿則廟無由
七因言底烝民故云萬夫長見非民生安亦萬夫無由長
言德政有可驗見君當一德也德則一德政則一德之見
于行事者克綏者德足綏之也終當配合祖廟則七世之
廟不可以觀德乎德不可揜後世之公設使一德未及烈
祖卽儼然不祧亦屬配享之羞永底者德政足以底之也
斯長爲萬民之主萬夫之長不可以觀政乎政不可揜當
時之公設使一德未足爲頌卽依然共戴亦屬長人之耻

可見一德難持直至廟中而德始定民心難愜直合萬心
而德始定則信不容不協于克一矣○本文只云觀德觀
政德以宜將修一邊說得重而不德不政否一邊借以形
容則自見一德之關係王勿謂止于一時止于一人已也
王固在七世之中位萬夫之上者可不一其德以善其政
乎天子有七世之廟祖有功而宗有德者也親盡則遷百
世之後而廟貌如故不祧者別立世室不在七廟數內迺
異常崇尚之禮且商人六廟今六增而七必其德之懋者
也豈不可以觀德天子爲萬夫之長不能強民心之從長
者先之也言出而萬姓知其大則令無不從心存而萬姓

知其一則志無不獲矣。夫是之謂萬夫之長，必其政之善者也。豈不可以觀政？總是聳動太甲精進一德處。異如傳說則當云不毀之廟可以觀德，要七字何用？且七廟既有太祖在內，傳統言七廟親盡則遷何也？或云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七，若不祧毀後來將何王所容？不知不祧毀者非必專在一處，蓋太祖後另有一處以祀之，世室是也。若祧毀則全不在廟中矣。古者惟四親廟，夏則五廟，禹與二昭二穆也。至商以契爲太祖，而湯又有功不當祧，遂與二昭二穆爲六，殷人六廟。今又七者，祈太甲也。周以穆爲太祖，而文王武王又有功

遂爲七廟宗尊也。變也，故有功德者不祧。合上節警省太甲語，所謂戒于德也。故極言不一之弊。本文曰非曰無，曰不曰罔，句句反前，將無常卽無常主之意。又一洗發，申言而反結之。于萬姓萬夫中拈說匹夫匹婦，極天下之至微至弱至愚至賤者爲論，總見德無智愚無衆寡無小大。人主取善貴無常，必不可廣狹生心坐致二三也。此爲一德之成。○此見君之一德不惟取善于臣，尤當取善于民。上旣云德無常師，豈有不及民而可爲無常者。此不可泥取善于民說，不過廣一德之量耳。就取善者心裏看，后非二句重君，尤不可忽民意，不但君使臣而不

知后非民則罔使。是后亦有資乎民也。不但臣事君。而不知民非后則罔事。是民亦有裨于君也。罔使罔事。非泛說。簡君民相須。曰事曰使。便有以善相成之義。要貼取善意。起下取人爲善者。安可以其賤而忽之乎。自字從后。生人字從民生。匹夫匹婦從人生。民主從自生。六句一連說。特重無自廣以狹人句。此不常厥德者之大病。與主善協一反。廣狹就善之有餘不足看。自廣者自視有餘。從吾貴上生來。狹人者視人不足。從民賤上生來。自廣便狹人。非二意。無自廣大其德。而有狹人之心。謂忽一民之小善爲無妨也。上文取善之要。取諸臣。此無自廣狹人者。取善之盡。

取諸民。匹夫匹婦以下。正推所以無自廣狹人意。凡廣狹之量無常。自廣者狹。自狹者廣。匹夫匹婦至微者也。成功成一德之功至大者也。苟有自廣狹人之心。民有一善未得。自盡于上。是萬處欠。萬處欠。是一處未盡也。誰與成厥功。此主善爲師者。專戒自廣狹人也。蓋君與民原有必將之善。善體至廣。特不容自廣。上有獨封之自。下遂有默鬱之自。卽匹夫匹婦在含生中。亦原狹。其自所求盡在萬善中。更甚狹。民具此洵爲毫釐。君缺此便爲滲漏。惟虛一人之自。以盡天下之自。纔成一德之功。體悉于匹夫匹婦。則庶官左右可知。不獲自盡。主匹夫匹婦說。要看得活。大抵

虛以取人者無善不與。豈真四海之人無一不告之善。惟心誠虛。故不害其爲。皆自盡。此曰不得自盡。則是我無樂取之心。而匹夫匹婦不樂告于我。不敢自盡矣。所遺不既多乎。故罔與成厥功。民主二字亦要見。蓋雖民主而不取得民善。卽是平日爲民之所事。平日使乎民者。皆以勢相臨。而不以德相取。終罔與成一德之功矣。乃至極之辭。須知德無常師。善無常主。是正言不自廣狹。人人得自盡也。自廣狹人。匹夫匹婦不獲自盡。是反言德有常師。不協于克一也。正論一徧。反論一徧。徃復丁寧。真言有盡意。無盡。

尚書葦籥卷十七終

二十五卦而以無自費與人。意只與

